

足夠裝備去 長宣？



從心開始

看着這個題目，沉思了好一陣子。真的可以有「足夠裝備」去長期宣教？

看過這樣的一段文字：早期往北極探險的人，帶足糧食與行裝，應有盡有，結果能中途折返，撿着殘軀回來，算是幸運；不少是葬身於冰雪世界。後來有人嘗試只帶基本物資，但仿倣北極圈原住民的生活方式，結果大功告成，涉足人煙未至的極地。因此，若要把要裝備的項目表列，怕會掛一漏萬。心態的更新，也許值得我們深思。

舒適區，就是面對現在和明天時，有平靜、自信的心理狀態，讓人明白他是完全安全的模式。個人的行為是可預測、可理解和自然的，在交流或某些習慣性操作時，他確切地知道他可以期望甚麼結果。這使他平靜和放鬆，減輕壓力。可是，若在這個區域呆了很長時間，就會清楚地認識到，個性的發展已經停止、變慢了，一切都那麼穩定和可預測，不再需要設定目標、實現目標、為自己努力和提高自己的。他處於快樂的停滯狀態，舒適區反而成了成長的絆腳石。

初到工場，先要明白自己的限制，建立安全感，是必經的一站。接着就要一步步的跨出去，認識周圍環境、人與事。漸漸熟習、適應，本來是陌生的，

如今習慣了，心中也變得釋然，舒適區無形中也擴大了。生活如是，學習也如是。無論出發前如何裝備，到工場後也許會覺得以往所學的根本不足以應付。本來的經驗，如今好像派不上用場，必須重新再來。例如語言，在加拿大法語區長大，法語也成了「母語」的一種，可是到了西非，發覺當地的法語與加拿大的有分別，因此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學習。

學習，對於宣教士來說，是耳熟能詳，卻也是挑戰。每位出工場的宣教士，多半已年近30或以上，除了完成了神學課程、在教會有事奉經驗，有些更具備專業資格，經驗豐富，特別是提早退休或退休後自願到宣教工場事奉，要重新適應當地的語言、文化、做事方法等，談何容易。筆者在加拿大修讀語言學時，其中一位文化人類學的講師，是德裔加拿大人，在南美翻譯聖經，發表了許多研究專文；回加拿大後，曾任人類學博物館館長。上他的課，真是大開眼界！他忠告我們：「在工場上，要常常視自己為一位學習者。」(See yourself as a learner, always.)他說，若抱着「我懂得比你多，我來教你，我是來宣教的」的心態，別人便不會分享他們的經驗。

另一位我們都熟悉的前輩，《光榮的受創者》(*Honourably Wounded*)的作者傅美惠(Marjory Foyle)，分享她的經驗，那是她退休的日子，收拾好行李，等車送她到機場。那刻，要離開以此為家的工場，回到原來的家，反而感到陌生，心中百般感受自然不在話下，她坐在椅子上，不期然把雙腳疊起，擱在行李箱上，沉思。那時，車子到，工人進來替她搬行李，看到她那坐姿，大吃一驚！她猛然醒悟，女性的這個坐姿，在南亞是不能接受的。那工人開解她，輕輕的說：「沒關係，我明白妳是英國人。」她心中倒是苦笑：「來了這裡數十年，到最後一天還是會犯錯。唯有好好的學。」是的，always be a learner.

從工場開始 —— 裝備的今昔

昔日，宣教士一般要按差會要求，完成指定訓練。有些差會為宣教士安排了出發前的訓練，為期兩年(不包括聖經與神學課程)，待完成各有關學科後，

宣教士才可以出發到工場。結果，因為事奉崗位不同，有些學科的知識根本用不上。這當然是一個較特別的例子。這讓我想起多年前，建道神學院主辦一個有關宣教士訓練的座談會，邀請與這方面有關的同工參加。聚會期間，一位在創啟地區事奉了30多年的宣教士說，若他要為事奉的工場招募宣教士，一定不會到神學院去。不知其他與會者聽了有甚麼反應，我倒是覺得他道出重要的理由。神學院的學科，主要是為教會栽培牧者，或預備他們將來在神學、聖經等領域深入研究。可是，在他的工場，能留下來已很不錯；向人傳福音，要加倍小心；教會聚會也得以不同方式進行。聖經研究、系統神學、護教學、講道法、宗教教育、教牧輔導、教會行政……等學科，完全用不着。他需要的同工，當然是要靠主前行，也可以與人交朋友，讓人從他的生活中看到基督，帶領人跟隨基督。這當然不是否定神學訓練的重要，重點是，千萬別以為神學畢業，到了工場就是「通天曉」（甚麼都會）。

如今，不少差會的訓練策略是「適時、按需要」。宣教士須符合差會的要求，然後出發到工場。第一、二年，參與各項工作，再評估他的恩賜，配合工場目前與未來發展的需要，然後再接受有關訓練，日後分派到合適的事奉崗位。差會在工場財政預算上，也配合培訓工場主管，甚至鼓勵同工進修及參與特別訓練課程。

訓練？培育？

訓練，跟知識與技能有關，以課程、考核為運作方式；培育，是全面的靈性、品格與事奉的培養，是不斷延續的人生旅程。以耶穌會(拉丁語：Societas Iesu)為例，他們沒有「訓練課程」，在耶穌會中華省的網頁，看到的是「修會培育」(formation)，為期8至13年，視乎事奉崗位，之後有定期的內省、退修。當然，差會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套培育方式，但在心態上，培育確是值得我們借鑒，特別在靈性修為方面。

對宣教士的關顧與輔導，經過多位前輩努力，現已普遍為華人教會與差會接受。近年，也知道有差會與個別同工，專心學習靈修導師的事奉，為培育宣

教士靈性共同努力，我們都為此感謝神的帶領。相信未來在裝備宣教士時，可增加更多的靈性操練。據悉，一些國際差會在較大的工場，甚至設有常駐工場的牧者的崗位，與工場的人事部一起，牧養宣教士。

宣教士也要養成不斷自學的學習模式。學習可以是正規的課程、非正式的講習班和研討會，以及隨意、隨時的學習。相信前兩種學習、訓練模式，都很普遍。其實由踏出校門開始，知識的進步，不少是在隨意、隨時的環境下學到的。這跟「需要」和「好奇」有關。例如，在一些偏遠的工場，公共交通不發達，差會有共用的車輛，供宣教士使用。當然，宣教士先要有駕駛執照。若車輛在途中壞了，在城市，可以很方便找修車房的技師來支援；可是在那些山區或沙漠邊陲地區，沒有電話網絡，而且天氣酷熱，車壞了停下來，是很危險的，因不知甚麼時候才有其他車輛經過，可加以援手。在如此天氣下，缺水缺糧是致命的；更重要的是，車停在路上，是不法份子的目標。因此，那些工場的宣教士，一定會學點汽車保養、應急的知識。

至於「好奇」，學習語言便是好例子。語言課程所教的內容是基本的，之後就靠隨時隨地看到新事物時「每事問」。我有一位同工，現已退休，年輕時，他的花名是‘youth with a question’ (中譯：「問題青年」)。他隨時隨地都會問人：「這叫甚麼？這怎麼說？」在任內，這位問題青年完成了博士課程，完成了一種語言的新約翻譯，還研究人工智能如何運用在聖經翻譯上。沒有人強迫他，就是這份好奇與熱誠，令他不斷努力學習。

筆者相信，宣教工場不只是個事奉的地方，也是一個讓靈性、知識、品格一起成長的苗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劃出時間與神獨處、看書、發問、探討新的領域，都是成長的機會。

回到最初的問題，是否有足夠的裝備去長宣？坦白說，裝備也好，培育也好，是延續不斷的。甚麼時候說「我已有足夠裝備」，就正好說明「我裝備不足」，是要重新裝備的時候了。 